春秋左傳要義

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宋 魏了翁 撰

一書楚人如齊人例書征伐先主兵

二十七年注傳言至兵故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来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

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為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

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但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弘通其義也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二十七年杞用夷禮卷末

二國老卿大夫致仕者

國老皆賀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

三用子玉以靖國靖內而敗外

子之至國也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恐子玉矜功為亂故授令尹冀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四三軍中為尊二軍上為尊

謀元帥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為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為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

五 郤穀五十守學彌篤使為元帥
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年五十矣守
學彌惇夫好先王之法者依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
本也能敦篤不忘百姓請使郤穀公從之
六 漢魏間因伏生謬混虞夏書
注尚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
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脩征凡二十篇總
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

為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為取也庸功釋詁文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畧同此引夏書非舜典也

七 晉文公利民非一民懷其生利民之事非止一塗晉語說文公為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

愁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為說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戌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為說耳

十四 釋踧曲踊三百

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踧躍為超越言踧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為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為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

為上畢為下卣居中也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
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
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

二十 釋孟諸之麋

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
河澤被孟豬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耳釋水云水草交
為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通

二十一　風于澤失馬牛又軍中亡旂

劉炫規過以為放牛馬於澤失大旂左旂不失牛馬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旂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旂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旂故知澤失馬牛軍失左旂

二十二　師有功則愷樂愷歌

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兵樂曰愷司馬

注晉侯至之事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
共尊事天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
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
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
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
大不敢朝王故名諸侯来會于温温去京師路近因加
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假稱
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

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為踐土與此皆是晉侯名王何休云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案溫去京師路無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溫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耳

二十九年注翟泉至稱人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彼為趙武敵公貶之稱人而文不没公此没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

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實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亨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傳曰且貳於楚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二心也

二十九 杞用夷禮賤爵曰子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

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十三城濮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告略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正義曰劉炫規過以為晉人告略今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

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

三十一 晉有三軍今增置三行辟六軍名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卽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七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九

絶以見罪惡是其義也

二 遂不書公子婦姜不書氏

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

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也

三奔者逃死四鄰放者受罪黜免

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

十三　晉靈公殺宰夫實畚

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鄭衆云縣畚于廩假之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名畚表廩說文云畚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為之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笧故為笧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也

十四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及溜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

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

十五正燕不止三爵此趙盾小飲酒

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

之於君能無絶乎董狐云子為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
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為國卿仗君
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内
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絶故也不
猶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君欲殺已閔其宗國宜
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
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来奔僕債於野以
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

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驪姬身為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為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詵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內因驪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驪姬自為詛也若驪姬為詛不須言驪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驪

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
楊干悼公之子惄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之外吏無其人良由逼於
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二十公族之官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

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
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
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

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黨也果敢無忌慎靖使茲四人者為之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慎靖者修之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二十一 適子之母弟卿大夫之妾子屬餘子

下庶子為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為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

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二十三 鄉適當為公族避屏季掌旌車

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旌謂之旌車之族詩云子子干旌又曰建旐設旌是公車必建旌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旌之車謂之旌車之族盾本鄉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為公族使避屏季故更為旌車之族自以身為妾

屏季承其父後為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二十五 殯後啓前郊與五祀不廢

諸侯為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啟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啟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

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絺輴車索禮天子殯於
西序攢輴車而塗之繫絺以備火災言越絺而行事是
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
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
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
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
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
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

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
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
失屨謂大指為將指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
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
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啖
鹽指也

十三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

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

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
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絶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
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
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稱
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
来世終為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
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賊削懷諸賊亂以為心者固不容

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一三十 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

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篡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

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弒未必皆為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出奔例云諸侯出奔者皆迫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不必皆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没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者蓋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說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二